



❀幽铃缠❀



“简单武侠”提倡人杨叛 / 原名
继【香煞】后温情惊悚大作 / 《鬼缠铃》

❀我要这遍天下漫江湖都知道：❀

我爱你，无畏生死；
愿为你，白骨铺路！

夜深人静，西窗雪冷，红丝一挂，有鬼悬铃。

一瞬间，那张鬼脸仿佛活了过来，睁开双眼，向着他诡异地一笑。
夜风悲啸，无边的黑暗迅速地吞没了他绝望的惨叫。

漓江出版社





漓江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铃缠/杨叛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407-6381-7

I. ①幽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421 号

责任编辑:吴 萱

特约编辑:龙 洁 杜依晴

装帧设计:粉粉猫 刘芳英

特约插画:詹 詹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中国·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9.5 字数:175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8387676)

❖ 目录 ❖

幽铃铃

YOUNG
CHAN

序章	001
第一章 归途	007
第二章 重逢	024
第三章 鬼铃	058
第四章 迷案	096
第五章 众人	120



❖ 目录 ❖

幽铃铃

YOUJING CHAIN

尾声

294

第九章 大寿

263

第八章 凶手

224

第七章 斋醮

191

第六章 再现

148

序章



远山不知何时已被夜色无声无息地吞没，万物的轮廓也随着黑暗的降临而变得朦胧。

大地归于沉寂，只留下一些细微的不知名声音，似乎在昭示着什么。

沉沉的黑暗中，许青提着灯笼，顶着北风，吃力地走在回城的路上。

缕缕的寒风如同一把把锐利的刮人细刃，刺入衣襟的缝隙，让他将那蹒跚的躯体缩成了一团。

“这鬼天气，真冷啊……”许青低声嘟哝着。一个“鬼”字刚出口，他便将提着灯笼的手紧了紧。自己刚才去的那个地方真是邪气，就算是鬼域，也不过如此吧，简直让人

透不过气来。要不是自己家和李老爷子多年的交情，鬼才来给他送这劳什子货。呸，怎么又提起这鬼字来了？不提不提，可是那些铃铛……那些脸……

想起那可怕的景象，许青便仍觉得黑暗中似乎有什么在注视着自己，他忍不住向四周望了望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只有风声在他耳边瑟瑟地响着。

天似乎变得更冷了，他打了个寒战，缩起脖子，低着头，深一步浅一步地继续走着。

这路可真长啊，好像没有尽头一样，按理，也该到啦……他抬头看了看。

天黑得一片混沌，看不到丝毫的光亮，一只乌鸦远远地怪叫了几声，声音凄厉，不知怎的，他觉得心里一阵发虚，脚下越发地紧了。

“叮——”缥缈的一声铃音。

许青一个激灵，抬头向铃声响起的方向看去。

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黑暗中缓缓移动着。

“谁？谁在那里？”许青壮着胆子问了一声。

没有回答，黑影仍旧缓缓地向他移动着。

每移动一次，便有隐约的铃声自风中传来。

铃声很轻，在风中显得格外微弱，仿佛伤心的妇人痛失幼子后的呜咽，又像孤寂的冤死者在墓中的绝望呢喃。



“谁？究……究竟是哪个？”许青提着灯笼的手颤抖着。

一个沙哑、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幽幽响起。

如诉、如泣、如叹息、如呻吟，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，也听不出它有什么意义，因为那根本不像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……

夜深人静，西窗雪冷，红丝一挂，有鬼悬铃。

一串串诡异的铃铛，一张张恐怖的鬼脸，李老爷子讲过的那个可怕传闻飞快地在他脑海中闪过，许青浑身的汗毛瞬间都立了起来！

天爷！怎么竟然让自己遇到了！

不过，好像遇着这东西后是有个法子可以逃命的，李老爷子当时是怎么告诫自己来着？怎么就想不起来了……许青，想想，再想想……

“叮——叮——”

黑影逐渐地逼近了，铃声也愈发清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扭曲着要从黑暗中鼓动、破出。

许青僵立在那里，拼命地想着那个救命的方法。

突然，他耳边响起了李老爷子那张苍老的声音：“记着，阿青，要是遇到那物事，如果还什么都没看到，一定要马上闭上眼睛！”

对了，要闭上眼睛！啥都不能看！

许青立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。就在他紧闭双眼的一瞬间，一声铃响，一片灰白色的物事正缓缓地、无声地侵入了灯笼的光晕。

双眼缝隙的余光中，正看到那一根红色的丝线。

那丝线红得如此鲜艳，仿佛渗着鲜血。

悬挂着的小小铃铛。

许青的心如同浸入了雪水一般，心中不停地默念：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……

“叮——叮——”

随着铃声，他感觉有什么正站在他的身前。

许青的呼吸停止了，连一根手指都无法移动，如同一块木雕，任那未知的恐怖轻柔地向自己靠近。

随着那一声声的铃音，他的大脑仿佛空了一般，无知无觉，七魂六魄荡然无存。

这一刻，时间竟然是如此漫长。

就这样恍惚着僵立在那里不知多久，他突然清醒过来。

铃声消失了。

那东西呢？还在吗？他低着头，颤颤巍巍地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隙。

突然间，他提着灯笼的手开始颤抖起来。

他发现，灯下自己那原本缩做一团的影子竟然不知何时变大了，而且正在灯光下不断蠕动着。



他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，那影子也跟随着逐渐伸长。

许青大叫了一声，扔开灯笼，拼命向前跑去。

没跑多远，他脚下一滑，便狠狠地跌倒在雪地上，沾了一身的雪水。

顾不得许多，他狼狈地爬了起来又拼命再跑。他就这样不停地跑着，又不住地跌倒，然后拼命爬起来再跑。

风声在他耳边凄厉地响着，天地不住地颠倒，黑暗中的万物也似乎具有了生命，纷纷扭曲着倒下，向他压来。

他的身子越来越重，终于，当他又一次爬起后，他再也跑不动了，只能佝偻着身子，拼命地喘息着。

汗水不知何时将他的内襟浸湿了，北风吹过，一阵阵彻骨冰冷。

好了……没事了吧？

许青这样想着，却根本不敢回头。

忽然，他感觉耳侧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下意识地将目光一点点地斜视。

那里，一只苍白得毫无血色的手正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脑后向前缓缓探出。

借着雪地那微弱的光芒，他可以看到，那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提着一根丝线，丝线的末端系着一个小小的铜铃，铜铃上刻着一张奇特的面孔，月光下，那张面孔似笑非笑，格外诡异。

“夜深人静，西窗雪冷，红丝一挂，有鬼悬铃。”

十六个诡异的字体扭曲着，闪耀着诡异的光芒，缓缓流淌着在许青面前忽聚忽散。

“鬼……鬼……鬼缠铃……”他绝望地喃喃道。

在他惊恐的目光中，那手轻轻地摇动了一下。

“叮——”

铜铃翻转，一瞬间，那张脸仿佛活了过来，睁开双眼，向着他诡异地一笑。

夜风悲号，无边的黑暗迅猛地吞没了他绝望的惨叫。

第一章
归途

天低云重，大地无垠。

正是隆冬腊月，凛冽的北风吹拂着天地间那片白，如席盖了天地的白色轻纱大幔在风中茫然鼓动。

恍惚间，就好像一个破灭了迷离梦境。

关外的官道上，一马一驴自那漫天的白雪中迤迤而来，为这苍茫大地带来了几分生机。

转眼间，两骑越行越近。

左面的青驴甚是活泼，行走间蹄扬颈展，摇头晃脑，惹得它身上的红衣女童叽叽咯咯笑个不停。

右面那匹白马上端坐的白衣青年看着她那欢快的笑容，微微摇了摇头，低头看了看自己那空空如也的右臂衣袖，左手举起腰间挂着的酒壶浅浅地饮了一口，便又插在衣带上，浑然不理滴落在衣上的斑驳酒渍。他胯下的白马却也是瘦骨嶙峋，看上去和它的主人一样落魄萧然。

“喜福哎，咱们可到了？”女童一边逗弄着胯下的青驴，一边向白衣青年问道。

女童不过七八岁的样子，粉雕玉琢的小脸被北风吹得红扑扑的，甚是可爱。

白衣青年的眉头微皱道：“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是师父，不是什么喜福，你一口一个喜福地叫着，不知道的，还道为师是你的下人呢。”

“吓人？”女孩将圆圆地眼睛眨了眨，小嘴一撅，不信道，“喜福哎，欢儿这么可爱，只会招人喜欢，何会吓



人嘞？”

白衣青年耐心地道：“明欢，为师说的下人，是指仆役家奴，这‘下’嘛，乃是上下之下，而非惊吓之吓。”

明欢惊讶道：“喜福哎，欢儿最是爱你嘞，欢儿和喜福是相敬如宾。”

白衣青年又是头痛，又是好笑：“胡闹，相敬如宾是夫妻间才可用的词句，你怎可用在为师身上？”旋即正色道，“欢儿，中原不比朝鲜，礼制繁杂，规矩众多，一字之差便可铸成大祸，千万记着要少说多听，江湖险恶，旁人可不能像为师这般宠着你。”

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明欢又问道：“喜福，你总是说糍糊糍糊，到底什么是糍糊？”

“这江，是江河之江，这湖，是湖泊之湖，可不是什么糍糊。”白衣青年笑道。

明欢拍手笑道：“欢儿晓得嘞，那就是江湖吗？”说着，向道边一指。

白衣青年抬首望去，却见道边静静的一个小湖，浩然的一湖晴雪，清丽难言，宛如江南风景。

他默默地看着，依稀间仿佛看到一个顽皮的男孩儿在初冬的雪中跳闹，一不小心，在雪中滑倒，却是一个白衣少女，轻轻将他扶起，用一块洁白的手帕，为他拭净脸上的雪水。少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全心全意地感受着那初雪般的温柔。

师姐，却不知，这四年来，你可安好……

恍惚间，白衣青年的目光落在那空空的右袖上，心头仿佛被鞭子重重抽了一下，温馨的柔情便如同那飞落掌心的雪花，转瞬间消逝无踪。

唇边露出一丝苦笑，白衣青年的心中一片惘然：“云寄桑啊云寄桑，卓师姐皎洁如月，便是你手足俱全，也远配她不上。如今你已经是残破之身，又何必再存着那一丝幻想？”（云寄桑和卓安婕的关系详见拙著《死香煞》）

这白衣青年正是天下第一智者公申衡门下唯一的弟子云寄桑，当年起霸山庄死香煞一案后，他便应薛昊之邀，远赴朝鲜，助明军抵御丰臣秀吉的扶桑大军，历经四载壬辰之战，大明朝鲜的联军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大破扶桑军，将十万倭寇尽数赶入大海，云寄桑却在露梁一战中浴血苦战，失去了右臂。虽说是为国赴难，慨然无憾，可年纪轻轻便成了一个断臂之人，却也难免黯然神伤。

好在他在乱军中救得了这个朝鲜孤女崔明欢，看她在滔天战火之中对着血泊中的亲人抚尸痛哭，怜惜之下便毅然收其为徒，闲暇之余，更授以中华文字。

明欢生性娇憨活泼，加上对汉文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，常常闹出不少笑话，倒也为他化解了不少心中苦难。

大战既过，云寄桑无心于朝廷封赏，便带了明欢踏上



了南返中原的漫漫旅途。

“喜福哎，你倒是答话啊，那是不是江湖？”坐在驴背上的明欢不甘心地扯着他的衣袖问道。白白的雾气从她的小嘴中活泼地团团腾起，甚是可爱。

云寄桑醒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：“所谓江湖，只是红尘众生劳碌之地的泛称。庄子曾经在大宗师里说道：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就是说，泉水干涸了，鱼儿不得不挣扎在陆地上，它们彼此用口中的湿气来吹对方，用嘴角的水沫来滋润对方，以使彼此能生存下去，这样的情景虽然令人感动，却不如它们心中虽然没有彼此的存在，却可以自在地畅游在江河湖泊的大水之中……”心中不由得想起自己和卓安婕之间的种种，自己此刻的心情，不正是希望能和这位剑术卓绝，翩然不群的师姐相忘于江湖吗？

可是……自己真的能忘得了她吗？

“喜福哎，那些鱼儿好可怜，不过要是它们真的互相都忘了，不是也很孤单？”明欢眨着圆圆的双眸，憨憨地道。

是啊……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和卓师姐真的能够相忘于江湖，自己的心是否会被孤独充塞？云寄桑默默地想。

卓师姐呢？万丈红尘中，她是否会感到一丝的孤寂？当日自己离开师姐时，她送了自己腰间的葫芦，那小小的葫芦中，装的却是清水。

情深当如水。

这一句蕴意深长的话，伴随着他度过了四年漫漫的军旅生涯。每当夜不能寐，他便会摩挲着这个小巧的黄色葫芦，回味起自己和卓安婕之间似有还无的淡淡情怀。可现在，便是这如水的情怀也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。

“喜福哎，你说话嘞。”一边，明欢拉着他的衣袖不依道。

云寄桑摸了摸明欢的小脑袋，看了看远方晦暗的天际：“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，天就要黑啦。”

明欢嘟着小嘴不说话，一阵急风卷着雪花吹过，她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

云寄桑笑了笑，袖子一展，将她由驴背上卷到自己身前。

明欢的小脸顿时绽开了深雪初晴般的笑颜，她小小的身子努力地蜷伏在云寄桑的怀里，还将脸蛋用力在云寄桑胸前蹭了蹭，选了个舒服的位置，竟然就这么打起盹来。

真是一个孩子啊！

云寄桑爱怜地为明欢披上鞍后的毛毯，策马牵驴，怀着沉沉的心事，在这漫天的大雪中缓缓而行，口中一边轻轻吟哦着：“凄风肃肃，落木萧萧。天地荒涂，世路惨怛。行人踽踽，孤雁难飞。万籁俱寂，人生如雪……”

云寄桑吟咏着悲怅的情怀下脱口而出的几句古风，心